中國文學精華

莊子精華

莊子精華

目錄

雜篇

莊子精華

內篇

逍遙遊

林雲銘曰：大字是一篇之綱。宣穎曰：無端敘起一魚一鳥，虛中結撰，閒閒布筆。

王先謙曰：引齊諧一證。

林雲銘曰：設一喻取勢。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小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又曰：已上言鵬之所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適用而後乃今四字，奇幻尤絕。

又曰：又設一喩取勢。

王先謙曰：此段從小年句演出。

林雲銘曰：立言本似荒唐，欲以取信，故既引齊諧，又徵之湯問也。

王先謙曰：點明。

林雲銘曰：一語，結上生下，多少蛇力。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

陸樹芝曰：通篇主意，至此方點出，爲全書之綱。

宣穎曰：此三句，一篇之主也。

王先謙曰：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林雲銘曰：此段引證聖人無名。

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林雲銘曰：此段引證神人無功。又曰：此段引證至人無己。

宣穎曰：莽寫鈍物如畫。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穅，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

林雲銘曰：此段言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

林雲銘曰：此段言小而有用，不若大而無用也。

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

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宣穎曰：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辯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堯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截分應，澹宕往筆，而餘音嫋然，眞浸淫不制之文。

林雲銘曰：篇中忽而敘事，忽而引證，忽而譬喻，忽而議論，以爲斷而非斷，以爲續而非續，以爲複而非複，只見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閒，頓成異觀。

【音釋】【北冥】釋文本亦作溟，覓經切，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冥。【鯤】釋文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爲鯨。【鵬】釋文鵬，步登反，徐音朋，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垂天之雲】釋文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海運】釋文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齊諧】釋文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志記也。【搏扶搖而上者】

釋文：摶、徒端反。司馬云：摶飛而上也，一音搏。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郭璞云：㬥風。【野馬】釋文：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坳堂】釋文：坳、於交反，又烏了反。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置杯焉則膠】釋文：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而後乃今培風】釋文：培、音裴，重也。王念孫云：培之言馮也。馮、音憑，乘也。【天閼】釋文：夭、於表反。司馬云：折也。閼、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蜩與學鳩笑之】釋文：蜩、音條。司馬云：蟬。學鳩，本又作鷽，音同，或音預。崔云：學讀為滑。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云：鶻、鵰也。【我決起而飛槍榆枋】釋文：決、向徐喜缺反。李頤云：疾貌。槍、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槍、突也。枋、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莽蒼】釋文：司馬云：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也。支遁云：冡間也。【朝菌】釋文：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惠蛄】釋文：惠、本亦作蟪，同。蛄、音姑。司馬云：惠蛄，寒蟬也。崔云：蛁蟧也。案即楚辭所云寒螿者也。【冥靈】釋文：李頤云：木名也。【彭祖】釋文：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湯之問棘也是已】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諧之徒。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窮髮之北】釋文：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斥鴳】釋文：斥、司馬云：小澤也。鴳、於諫反，司馬云：雀也。【宋榮子】釋文：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鷦鷯】釋文：鷦、子遙反。鷯、音遼。李云：鷦鷯，小鳥也。郭璞云：鷦鷯，桃雀。【偃鼠】釋文：李云：鼷鼠也。【肩吾問於連叔】釋文：肩吾，李云：賢人也。司馬云：神名。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釋文：楚人也，姓陸，名

通。【逕庭】釋文：李云：謂激過也。【姑射】釋文：射、徐音夜，又食亦反。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淖約】釋文：淖、郭昌略反，又徒學反。李云：淖約，柔弱貌。司馬云：好貌。【疵癘】釋文：疵、在斯反，病也。司馬云：毀也。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孰弊弊焉】釋文：弊弊，李扶世反，徐扶計反。簡文云：弊弊，經營貌。【資章甫】釋文：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爲貨。【惠子】釋文：司馬云：姓惠名施，爲梁相。【瓠落】釋文：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不容也。【呺然】釋文：本亦作号，徐許橋反。李云：号然，虛大貌。【龜手】釋文：向云：拘坼也。司馬云：文坼如龜文也。【洴澼絖】釋文：洴、徐扶經反，澼、普歷反，絖音曠。李云：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絖、絮也。【蓬之心】釋文：蓬、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

陸樹芝曰：此段承萬竅怒呺句，排數發形呺聲，筆力盤屈奧衍。宣穎曰：初讀之拉雜奔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

林雲銘曰：文中字句新奇，若怪石異狀，非樊鐘中物也。

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

宣穎曰：兩節一句一轉，纍纍然如線貫珠，垂筆尖輕弄不復著紙。

宣穎曰：以上冒頭。

陸樹芝曰：後筆神妙，既能折出言之爲害，又照管到地籟。

又曰：四句呼起下文。

又曰：此句又呼起下文，以果有

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

爲提句，峭而健。

宣穎曰：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

宣穎曰：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個方法。

又曰：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陸樹芝曰：束一句應上峭勁。

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宣穎曰：以上一大段，凡三節，明字一然，因字兩然。

林雲銘曰：三句雖平提，語意卻重惠子一邊。

宣穎曰：此三節，再申明字其義愈顯。

陸樹芝曰：此即宋儒之理而語特奇聳。

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

宣穎曰：此三節，再申因字。又曰：以上一大段，凡六節，明字一線，因字一線。

宣穎曰：以上一大段凡六節。

王先謙曰：堯舜一證。

林雲銘曰：三問異而三答同文，情奇幻。

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宣穎曰：一轉，純乎化境。陸樹芝曰：就上文所言點入深處。

宣穎曰：映惡乎知之，如寒潭秋月。

王先謙曰：齧缺王倪二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

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

林雲銘曰：是文家深一層法。

王先謙曰：瞿鵲長梧三證。

宣穎曰：設喩之妙，沁入至微。

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

王先謙曰：罔兩景四證。

王先謙曰：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致。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宣穎曰：上面若干文，推倒物論者，十居二三；連自己齊物論一併推倒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現身一譬，乃見己原是絕無我相一絲不掛人。意愈超脫，文愈縹緲。

林雲銘曰：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

【音釋】　【南郭子綦】釋文：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　【顏成子游】釋文：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謚成，字子游。　【翏翏】釋文：翏，良救反，又六收反，長風聲也。　【山林之畏佳】郭象云：大風之所扇動也。釋文：李頤云：畏佳，山阜貌。　【似鼻似口】釋文：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　【似枅】釋文：枅，音雞，

又音肩，字林云：柱上方木也。【似圈】釋文：圈、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徐其阮反，音如羊豕之闌圈也。【似洼者】釋文：司馬云：若洼曲。【似污者】釋文：司馬云：若污下。【激者謞者叱者吸者】釋文：激、如水激也。謞、音孝，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叱、司馬云：若叱咄聲。吸、司馬云：若噓吸聲也。【叫者譹者宎者咬者】釋文：叫、司馬云：若叫呼聲也。譹、音豪，司馬云：若譹哭聲。宎、徐於堯反，一音杳，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宎宎然。咬、於交反，或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釋文：喁、五恭反，徐又音愚。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泠風】釋文：泠、音零，泠泠，小風也。【飄風】釋文：司馬云：疾風也。【厲風】釋文：司馬云：大風。郭云：烈風。【調調刁刁】郭象云：動搖貌也。【大知閑閑】釋文：李云：無所容貌。簡文云：廣博之貌。【小知閒閒】釋文：古閑反，有所閒別也。【大言炎炎】釋文：李作淡，李頤云：同是非也。簡文云：美盛貌。【小言詹詹】釋文：李頤云：小辯之貌。【與接爲構】釋文：司馬云：人道交接構結驩愛也。【縵者窖者】釋文：縵、末旦反，簡文云：寬心也。窖、古孝反，司馬云：深也。李云：穴也。案穴地藏穀曰窖。簡文云：深心也。【大恐縵縵】釋文：縵縵，李云：齊死生貌。【其厭也如緘】厭、音掩，閉藏也。【以言其老洫也】洫、深也，宣穎云：其閉祕老而愈深。【慮嘆變慹】宣穎云：慮、多思，嘆、多悲，變、卽反覆。慹、音執，怖也。【姚佚啓態】姚同佻，成玄英云：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淫妖冶。【樂出虛蒸成菌】樂器多中空而音卽由空出，朽壤生菌皆陽氣蒸鬱而成。【而特不得其眹】釋文：眹、李除忍反，兆也。【苶然疲役】釋文：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捻，云：忘貌。簡文云：疲、病困之狀。【固若是芒乎】釋文：芒、莫剛反，又音亡，昧也。【夫言非吹也】釋文：崔云：吹、猶籟也。

【鷇音】釋文：鷇、苦豆反，李音殼。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郢莛與楹】釋文：莛、徐音庭，李音挺。司馬云：屋梁也。【厲與西施】釋文：厲、惡也，李音賴。司馬云：病癩。【適得而幾矣】郭象云：幾、盡也。【狙公賦芧】釋文：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云：狙、獮猴。芧、音序，李音予，司馬云：橡子也。【昭氏】釋文：司馬云：昭文，古善琴者。【師曠之枝策也】釋文：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惠子之據梧也】釋文：司馬云：梧、琴也。【故載之末年】釋文：崔云：書之於今也。【滑疑之耀】釋文：滑、古沒反，司馬云：亂也。案滑疑，即滑稽。【有始也者】郭象云：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郭象云：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有也者】郭象云：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大廉不嗛】釋文：嗛、徐音謙，案即不足之意。【此之謂葆光】郭象云：任其自明，故光不敝也。【宗膾胥敖】釋文：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齧缺問乎王倪】釋文：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師。【偏死】釋文：司馬云：偏枯死也。【麋鹿食薦】釋文：薦、牋練反，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蝍且甘帶】釋文：蝍、音即，且字或作蛆，子徐反。李云：蝍且、蟲名也。爾雅云：蒺蔾蝍蛆。郭璞注云：似蝗，大腹，能食蛇腦。帶、崔云：蛇也。司馬云：小蛇也。蝍蛆好食其眼。【猨猵狙以爲雌】釋文：猵、郭李音偏，司馬云：猵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憙與雌猨交。【毛嬙麗姬】釋文：司馬云：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爲夫人者。【麋鹿見之決驟】釋文：崔云：疾走不顧爲決。按驟、奔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釋文：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名。簡文云：長梧封人也。夫子向云：瞿鵲之師。【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孟浪，釋文：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之貌。【是皇帝之所

聽熒也】釋文：皇帝本又作黃帝。司馬云：聽熒，疑惑也。【見卵而求時夜】釋文：崔云：時夜，司夜，謂雞也。【見彈而求鴞炙】釋文：鴞、司馬云：小鳩可炙。【置其滑涽】釋文：滑、徐古沒反，向本作汩，音同。涽、徐音昏，向云：滑涽，未定之謂。【其名爲弔詭】釋文：弔如字。音的，至也。詭、異也。【而果非也邪】郭象云：而、汝也。【則人固受其黮闇】釋文：李云：黮闇，不明貌。【和之以天倪】釋文：崔云：倪、或作霓，際也。李云：分也。郭象云：和之以自然之分。【罔兩問景】郭象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或作影，俗也。【吾待蛇蚹蜩翼邪】釋文：蚹音附，司馬云：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宣穎曰：劈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贊一句。林雲銘曰：二語涵篇之綱。宣穎曰：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又曰：一句忽拆轉。

宜穎曰：眞人一解。

林雲銘曰：此句承上起下絕妙。

宜穎曰：眞人二解。

林雲銘曰：二語是通篇扼要處。

宜穎曰：眞人三解。

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

陸樹芝曰：四句當活看，乃不隔。

宣穎曰：眞人四解。

宣穎曰：嚴嶮切驗。

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宣穎曰：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爭發，春水亂流之勢，文家勝境。

陸樹芝曰：筆力縱弛，有風生兩腋之致。

林雲銘曰：文之奔放馳驟，萬馬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胼易。宣穎曰：至此一篇大勢束住。

宣穎曰：以上借女偊之言一證。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宣穎曰：觸手拈來，悉入妙境，如金丹在握，隨點瓦礫盡成珍寶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呼！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

宣穎曰：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證。

林雲銘曰：絕妙挽詞。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宣穎曰：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段。

林雲銘曰：所以乃三字，是倒句法。

宣穎曰：以上借孟孫才一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以黥汝以

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靑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閒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林雲銘曰：黥劓息補等字巧甚。

宣穎曰：以上借許由一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

宣穎曰：以上借顏子一證。
陸樹芝曰：寫大宗師字，俱在字外出力。
林雲銘曰：語意若哀若樂，怨而不怒，得風雅之遺矣。
宣穎曰：以上借子桑一證。

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林雲銘曰：此篇爲七篇之歸根結穴處，發性命之源頭，闡修證之實義，直洩造化之機，以開仙佛之門。此玉杵之神液，染指閒便能羽化者也。若文之波瀾萬頃，百折潆迴，古奧離奇，輪囷異木，非窺豹者所能測也。

【音釋】【不逆寡】郭象云：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不雄成】郭象云：不恃其成，而處物先。【不謨士】郭象云：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謨以致之。釋文：謨，沒乎反。【其嗌言若哇】釋文：嗌，音益，郭音厄，厄、咽

喉也。哇、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其頦頯】郭象云：頦大朴之貌。釋文：頯、李音仇，一音逵。【狐不偕】釋文：司馬云：古賢人也。【務光】釋文：皇甫謐云：黃帝時人，耳長七寸。【箕子胥餘】釋文：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紀他申徒狄】皆湯時賢人。釋文：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其狀義而不明】郭象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與乎其觚而不堅也】釋文：與、疑貌。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棱也。【邴邴乎其似喜乎】釋文：邴邴，徐音丙，向云：喜貌。簡文云：明貌。【崔乎】釋文：向云：動貌。簡文云：速貌。【滀乎】釋文：滀、勑六反，司馬云：色憤起貌。簡文云：聚也。【謷乎】釋文：謷、五羔反，司馬云：志遠貌。王云：高邁於俗也。【悗乎】釋文：亡本反，或作免，李云：無匹貌。王云：廢亡也。崔云：婉順也。【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釋文：狶韋氏，李音豕，司馬云：上古帝王名。挈、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以襲氣母】釋文：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釋文：李云：北斗所以爲天之綱。【堪坏】釋文：司馬云：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馮夷】釋文：司馬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釋文：司馬云：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大山，大、音泰。【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釋文：顓、音專，頊、許玉反，李云：顓頊帝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禺強】釋文：禺、音虞，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釋文：西王母，山海經曰：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

界之名。【五伯】釋文：伯、音霸。【傅說】釋文：司馬云：殷相也。【武丁】釋文：殷王高宗也。【乘東維】釋文：東維箕斗之閒，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閒也。【南伯子葵問乎女偊】釋文：李云：葵、當爲綦，聲之誤也。偊、徐音禹，李音矩，一云是婦人也。【而後能朝徹】釋文：郭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之道。宣穎云：朝徹者，如平旦之淸明也。【其名爲攖寧】釋文：攖寧，崔云：有所繫著也。【副墨之子】釋文：崔云：此已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案宣穎云：書籍文字也。【洛誦之孫】王云：謂連絡誦之，猶言反復讀之也。【瞻明】釋文：瞻明，神明洞徹也。王云：見解洞徹者。【聶許】釋文：聶許，徐乃攝反，李云：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需役】釋文：儒弱爲役也。王云：需、待也，役、亭毒也。【於謳】釋文：於、音烏。謳、咏也，欲化之貌。王云：謳、歌謠也。【玄冥】釋文：李云：經名曰玄，視之冥然。宣穎云：玄冥，寂默之地，忘言之境也。【參寥】釋文：李云：參、高也，高邈寥曠，不可名也。宣穎云：言參悟空虛。【疑始】釋文：李云：又疑無是始，則始非無名也。宣穎云：悟虛矣，又須至於無端疑，乃闡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子祀】釋文：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拘拘】釋文：司馬云：體拘攣也。【跰𨇤】釋文：跰𨇤，步田反，下悉田反，崔本作邊鮮。司馬云：病不能行，故跰𨇤也。【無怛化】釋文：怛、驚也。案言無驚此將化之人。【撓挑無極】釋文：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簡文云：猶環之名。【畸人】釋文：畸人，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闕於禮教也。【孟孫才】釋文：李云：三桓後，才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有旦宅而無情死】釋文：王云：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怛咤，驚惋之貌。【是自其所以乃】釋文：乃、崔本作惡。案乃，猶言如此。【獻笑不及排】釋文：獻笑，向

云：猷，善也。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猷笑。宣穎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爲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爲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意而子】釋文：李云：賢士也。【而奚來爲軹】釋文：崔云：軹，辭也。【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釋文：無莊、據梁，司馬云：皆人名，李云：無莊、無莊飾也。據梁、強梁也。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孫月峯曰：跌宕痛快，文氣最豪肆。

孫月峯曰：馳騁而有華，筆力最矯健，險字紛然雜出，令人摘取不暇。

陳明卿曰：莊子闢楊墨，非自孟子始。

又曰：樂天知命，不憂，卽此。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喩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

楊升菴曰：常然以下數語，亦是好議論，與合者不爲駢數語意同。

陳明卿曰：非爲虞氏也，爲學焉而過者。

陳眉公曰：一篇議論，到此更說得痛快，莊子最得意之文。

陳明卿曰：語人曰：西施天下之至醜也，褒乎貶乎？憤者何以詮莊子？

孫月峯曰：仁義說兩過，無翻，疑有誤。

孫月峯曰：是莊子持衡處。

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者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楊升菴曰：此篇道德兩字，首尾相應，莊子直是把這兩字與仁義爭道而勝。篇中凡曰至正、曰當然、曰德、曰性，皆道德邊字眼。凡曰無用之言、曰鉤繩規矩、曰繩約膠漆、曰物、曰淫僻，皆是仁義邊字眼。直欲以道德壓倒仁義。

陳明卿曰：是反言也，非正言也。看子書不得其反言之趣，是曰言藪也。

【音釋】【而侈於德】釋文：侈、昌是反。郭云：多貌。司馬云：溢也，崔云：過也。【擢德】釋文：擢音濯，司馬云：拔也。【纍瓦結繩】釋文：纍、劣彼反，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竄句】釋文：竄、七亂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屈折禮樂呴喻仁義】釋文：屈、崔本作詘，謂屈折支體為禮樂也。呴、況於反，李況付反，謂呴喻顏色為仁義之貌。【則博塞以遊】釋文：塞、悉代反，博之類也。【雖通如曾史】侯應琛云：曾參史魚。【雖通如俞兒】釋文：俞、音榆，司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

馬蹄

孫月峯曰：起處一段章法絕肰鍊，馳驟中自具嚴栗。

陳明卿曰：世之稱伯樂，與其稱伯夷一也。伯樂未嘗害馬，伯夷何故死名？信乎其反言也。

陳明卿曰：連之羈馽，便爲害馬，係羈禽獸，豈獨不然？乃知莊生純是寓言。

孫月峯曰：撰出許多字眼。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王守溪曰：分明是一幅畫馬圖。

陳明卿曰：伯樂不任罪。

陳明卿曰：自古能任過者聖人。

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楊升菴曰：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尾形容馬之性情，曲盡其態。次借陶埴立論，喻有爲不若無爲。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始

疑。末引上古民淳，後世求治太過，便至不可治。

孫月峰曰：是小規格，然卻精峭可取。前言馬、語煩，言埴木、語簡；又總用兩語收，詳略相錯，是步驟法。

【音釋】【雖有義臺路寢】釋文：羲、許宜反，又如字。崔云：羲臺，猶靈臺也，路寢、正室。【伯樂】釋文：樂、音洛，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羈馽】釋文：羈、居宜反，廣雅云：勒也。馽、丁邑反，徐丁力反，絆也。【橛飾】釋文：橛、其月反，司馬云：橛、銜也。飾、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其行塡塡其視顚顚】釋文：塡塡，徐音田，質重貌。崔云：重遲也。顚顚、丁田反，崔云：專一也。【蹩躠為仁踶跂為義　澶漫為樂摘僻為禮】釋文：蹩、步結反，躠、悉結反，踶、直氏反，崔音緹，跂、丘氏反，崔音技。澶、徒旦反，摘、敕歷反。李云：蹩躠踶跂，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澶漫，猶縱逸也。崔云：摘僻，多節也。【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釋文：介、徐古八反，倪、徐五圭反，郭五第反，鷙、徐敕二反，郭音致。司馬云：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崔云：闉扼鷙曼，距扼頓遲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或云：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赫胥氏之時】釋文：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乃炎帝也。

胠篋

陳明卿曰：聖爲大盜守，聖人之功也。

又曰：田成子之盜，豈聖智哉！故曰反言。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剌，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

孫月峯曰：再喚一遍，勢更豪暢。

孫月峯曰：折雖得使人無逃避處，然卻是九天黃泉之論，文機甚磊落可喜。

陳明卿曰：有素朴自全而尙掊擊者乎？一部莊子，妙處俱在反言。

又曰：猶曰西子不死，嫫母不止。

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

耳。於四子何尤？於聖人何尤？孫月峯曰：發揮盡致。

孫月峯曰：瑰詭發越。

陳明卿曰：不能借瞶耳以爲耳，離目以爲目，此段最明白。

孫月峯曰：奇崛濃色，全在塞耳膠目等字上見奇。

陳明卿曰：於數人何尤？尤其效數人者耳。

又曰：法所無用，猶之目不過明，耳不過聰，何等平正。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孫月峯曰：十二氏，筆法亦自雄暢。

又曰：有韻。

陳明卿曰：詐精。又曰：精實，此正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

孫月峯曰：冷語結收，婉有雅味。

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章楓山曰：此篇以智字爲主。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好雄始得竊其權以爲私利；故利在還淳返朴，明乎眞知，復乎眞善。

孫月峰曰：調逸而意肆，淺見者心折。篇首兩喚處，感慨雄肆，振起精神。又曰：氣甚勁暢。

【音釋】　【罔扃鐍】釋文：扃、古熒反，李云：關也。鐍、古穴反，李云：鈕也。　【萇弘胣子胥靡】釋文：胣、本又作肔，徐勑紙反，郭詩氏反，胣、裂也。淮南子曰：萇弘鈹裂而死。靡、密池反，司馬如字，云：縻也。崔云：爛之於江中也。　【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邯、音寒，鄲、音丹，邯鄲，趙國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宣王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　許愼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

孫月峯曰：兩句道盡，如破題然，突用閒字起，甚奇。又曰：細密隱貼。

闕那鄙也。【攦工倕之指】釋文：攦，郭呂係反，又力結反，李云：折也。崔云：撕之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一音睡。【而以爚亂天下者也】釋文：爚，音藥，三蒼云：火光銷也，司馬云：散也。【昔者容成氏云云】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削格】釋文：削，七妙反，格，古百反，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漸毒頡滑】釋文：漸毒，李云：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崔云：猶深害。滑，于八反，頡滑，謂雜科理也。李音骨，滑稽也。一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垢】釋文：解，苦懈反，司馬云：解垢，隅角也，或云：詭曲之辭。【惴耎之蟲肖翹之物】釋文：惴，向音揣，耎，耳轉反，崔云：蝡蠕動蟲也，一云：惴耎，謂無足蟲。肖，音消，崔云：肖翹，植物也，李云：翾飛之貌。【種種】釋文：向章勇反，李云：謹愨貌，一云：淳厚也。【役役】釋文：李云：鬼黠貌，一云：有為人也。【啍啍】釋文：郭音惇，司馬云：少智貌，向本作哼，音亭，謂少知而芒也。一云：壯健之貌。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

陳明卿曰：此堯於桀，正爲務名者揭醒，此中有至理。

唐荆川曰：盜跖曾史並稱，佘篇皆如此，明是此老之拘處。

侯晉陽曰：此即中庸不賞不怒之機。

王鳳洲曰：到此分明說出無爲二字，乃一篇之

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

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侯晉陽曰：尸居幾句，理到而文又奇，所以爲度越之語。

王鳳洲曰：又復換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

陳如岡曰：非駁三王也，人自駁人耳。

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識，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陶石簣曰：造字甚奇。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

陶乃冰曰：此段已見廣成子，但其文原係在脊篇中摘出，故不刪。

陳明卿曰：閑境冷境，說入濃腸熱腸。

陳明釋曰：任己則衰，任人則壯，妙理。

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

王鳳洲曰：上既設廣成，此又設鴻濛，生此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領，所謂以其眞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

孫月峯曰：語奇峭。

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緍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

陳明卿曰：忘、復卦解復以自知故不知。

楊升菴曰：世俗之人以下，另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爲異己，就此便說世俗之人喜同已而

皆夜鳴；灾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於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

惡與己也。孫月峯曰：跌蕩有好勢。王守溪曰：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網羅乎是物也。商素菴曰：己既無矣，則孰有不是復有之。覩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覩無則任其獨生也。陳明卿曰：有天助無助天易道也。

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

陸石箕曰：此下正言聖人有爲中之無爲，此老議是全自道涉中來，抑揚闔闢妙意無窮。

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楊升菴曰：人君欲體天道而不以無爲，可謂之知道乎？在宥一篇，自無而說到有爲，復自有爲而至於無；抑揚開闔，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

陳明卿曰：黃帝之問廣成，雲將之問鴻濛，以其獨有之也。若富貴則人有之矣。

【音釋】【喬詰卓鷙】釋文：喬、向欽消反，郭音矯，李音驕。鷙、敕二反，李猜立反，又敕栗反。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是相於技也】郭象云：相、助也。【臠卷傖囊】釋文：臠、力轉反，崔本作欒。卷、居阮反。司馬云：臠卷，不伸舒之狀也。一云：相牽引也，傖、音倉，崔本作戕。囊、如字，崔云：戕囊，猶搶攘也。【而萬物炊累焉】郭象云：若遊塵之自動。【上下囚殺】釋文：囚殺，如字，音囚殺萬物也。【淳約柔乎剛強】郭象云：音能淳約，則

侯脊陽曰：此等語，俱正大，何嘗詭異。

陳明卿曰：一言可以息羣動。

茅鹿門曰：刳心兩字，來得甚奇。

剛強者柔矣。【今世殊死者】釋文：殊死如字，廣雅云：殊、斷也，司馬云：決也，一云：誅也。【椄槢】郭象云：桁楊以椄槢爲管。【翦翦者】釋文：翦翦如字，郭、司馬云：善辯也。一云：佞貌。李云：淺短貌。【慎女內】郭象云：全其眞也。【閉女外】郭云：守其分也。【今則民之放也】釋文：放、方往反，效也。【而不物故能物物】郭象云：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盡其所懷】郭云：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挈汝適復之撓撓】郭云：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大同而無己】郭云：有己則不能大同也。【無己惡乎得有有】郭云：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

陳明卿曰：獨擅非富。
諸理齋曰：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來去之累，此爲刳心之極致歟。
趙定宇曰：此一段述師旨以狀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
汪南溟曰：道與德非二也，原於天則爲道，即德立之本原也。得於己則爲德，即道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

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

陳明卿曰：採心亦好奇之旨。

王仲山按：謂堯欲讓天下於許由，原詭譎矣。此又謂堯問許由以齧缺可以配天，而許由又稱說云云，則又詭談之說者，然其議論意見，則翩翩然仙丰道骨，而不從人間起緣議矣。

陳明卿曰：象罔不說破妙。

孫月峯曰：造語工。

又曰：天人之路甚微，乘人遂可無畏哉？

又曰：厥者趙者盡之也。

侯晉陽曰：雖然

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王丹隱曰：此一段見聖人不累於物，觀此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於下位者耳。

陳明卿曰：不使他人而使聖人妙，他人不可也。」

孫月峯曰：正詮」

陳明卿曰：封祝止於三，與百千之祝異。

陳閔野曰：按先儒稱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玩其詞，想其意，人都存心冲淡，而崇尙無爲者，其皆出老莊氏

門乎。陳明卿曰：即無極太極解。郭定宇曰：此段究極生命根宗，而示人以反近歸宗之要。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個無名而止，此篇又自無名上推出個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敎儒者窮勘，便硬將朱子作證，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之乎？是雖窮蘇張之舌，亦不能爲。看南華者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此個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造化根宗，虛心理會。

陳明卿曰：天地皆忘，正是忘己。」

孫月峯曰：簡鍊。」

孫月峯曰：奇峭。」

孫月峯曰：議非妙旨，點注處亦有境，第字句未盡錘鍊。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夫子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

心居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觀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

余同館曰：拙者道之始，巧者道之散，此漢陰丈人之見也。

陳明卿曰：神生不定，即心居之反。

丁後溪曰：觀此

語言，則漢陰丈人，其長沮桀溺者流與。

陳明卿曰：是風波湍激處。

陳明卿曰：渾沌可假。

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

王仲山曰：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至不知所自從，是全德之人如此。孫月峯曰：不及句精峭，天下句醒快。王龍溪曰：觀此又貶剝有虞氏，則其意可想見矣。俟晉陽曰：自其迹觀之，雖伏犧

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

羞之。至德之世，而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

疑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虞人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議擬其間哉？

孫月峯曰：議論痛快，文勢亦險健而奇肆。

陳明卿曰：作色正諛人道諛我耳。

劉晉宇曰：合飾衆詞一段，分明譏貶一時衆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尤子之獾，彼只淡而無實行，士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至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靑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

不亦悲乎也，蓋深有所激而憤悱之詞。

宗子相曰：此段又以樂爲喩，蓋天下皆惑於俗言，予雖欲有所嚮，不可得，然不推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蓋已知天下無之，而又不敢絕之。

侯晉陽曰：含蓄窮而不結斷，筆力之高。

孫月峯曰：藕斷絲連，似結非結。

孫月峯曰：意不甚奇，然亦有色有聲。

陳明卿曰：唱嘆絕妙，西漢而下，知此法者少。

纆繳，晥晥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王鳳洲曰：此篇言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爲自然爲宗。頭緒別起，不可串爲一章。中閒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困亦可以爲得，譴浪世俗，切中今時局世之病。

孫月峯曰：亦只是前三篇餘論，機局氣格，又覺一變。或疑後人效莊子所作，轉折微露痕，驅遣稍費力耳。

【音釋】【夫子曰】釋文：夫子，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郭象云：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素逝而恥通於事】郭云：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㗖詬】釋文：㗖、口㑭反，司馬云：㗖詬，多力也。【而又乃以人受天】郭象云：用知以求復其自然。【方且爲緒使】郭云：將與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爲物絯】郭云：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釋文：絯、徐戶隔反，廣雅：公才反，云束也。【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釋文：鶉、音淳，鶉居，謂無常處也。又云：如鶉之居，猶言野處。鷇、口豆反，鷇食者，言仰物而

足也。【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釋文：闔、本亦作盍，胡臘反，落、猶廢也。【俋俋乎】釋文：俋俋，徐於執反，又直立反。李云：耕貌。一云：耕人行貌。又音秩，又於十反。字林云：勇壯貌。【合喙鳴】郭象云：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郭云：天地亦無心而自動。【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郭云：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也。【是胥易技係】侯應琛云：胥技，胥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居肆計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留如字，本又作𤠣，音同，一本作狸，亦如字。司馬云：𤠣、竹鼠也，一云：執留之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猨、音爰，狙、七徐反，司馬云：言便捷見捕。侯應琛云：犬以拘縶而愁思，猿自山林而就捕。【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郭象云：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局局然】釋文：局局、其玉反，一云：大笑之貌。【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郭象云：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也。【覤覤然】釋文：覤、許逆反，又生責反，或云：驚懼之貌。【子貢卑陬失色】釋文：陬、走侯反，徐側留反，李云：卑陬，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頊頊然】釋文：頊頊、本又作旭旭，許玉反，李云：自失貌。【諄芒】釋文：芒、本或作汒，武剛反，李云：望之諄諄，察之芒芒，故曰諄芒。一云：姓名也，或云：霧氣也。【苑風】釋文：苑風，本亦作宛，徐於阮反，李云：小貌，謂遊世俗也，一云：苑風人姓名，一云：扶搖大風也。【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釋文：橫目之民，李云：倮蟲之屬，欲令其治之也。【怊乎】釋文：怊、音超，字林云：悵也。【此之謂混冥】郭象云：情復而混冥，無迹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釋文：門無鬼，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也。滿、本或作蒲，李云：門、赤張氏也，無鬼、滿稽名也。【上如標枝】郭象云：出物上而不自

王鳳洲曰：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王，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須分曉，一段生意，卻在靜字上。

高也。【民如野鹿】郭云：放而自得也。【折楊皇華】皇華，郭本作皇荂。釋文：荂，況於反，本又作華，音花。司馬本作里華，李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應作垂，鍾，應作踵，音垂腳空中必不得有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適，至也。【誰其比憂】釋文：比，毗至反，司馬本作鼻，云始也。【困惾中顙】釋文：惾，子公反，郭音俊，又素奉反。李云：困惾，猶刻賊不通也。中，丁仲反，顙，桑蕩反。【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釋文：柵，楚格反，郭音策，重，直龍反，纆，音墨，繳，音灼，俁應琛云：支，枝柱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塞色之柴柵，而外纏束於衣冠之纆繳。【睆睆然】釋文：睆睆，環版反，又戶鰥反，李云：窮視貌，一云：眠貌目。【交臂歷指】釋文：交臂，司馬云：反縛也。歷指，猶歷櫟貌。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

陳明卿曰：是艮卦解。

侯晉陽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把一靜字演作八箇字，安得不分曉？

楊升菴曰：上四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莊子雖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也，尤見精鎚。

冒伯石曰：著一莊子曰，可見其放蕩寓言處。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侯晉陽曰：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有精神。

其若屏曰：前只論無爲道理，此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又是一段生意，不可拘泥。若拘泥，便讀莊子不得。

孫月峯曰：踈曼極矣，頗似荀子。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王鳳洲曰：俱是實理。

宗方城曰：五變，九變，不可執一。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

劉乃冰曰：天地一語，彌古彌今。

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

孫月峯曰：有景。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

李光垣曰：每至點綴處，下字絕有韻。

楊維初曰：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靜，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

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

物外也故外之；遣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內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陳明卿曰：是眞能貫書者。

陳明卿曰：叫醒不讀書人。

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侯晉陽曰：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無爲爲主。中敍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張，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蓋言天必本乎人，盡人可配乎天。至論五變九變，則萬世不易之理；而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備於是矣！尤恐學者狥末遺本，故以藏書讀書之事喻之。

陶乃冰曰：世謂南華立言多尙虛無；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

【音釋】【大匠取法焉】釋文：大匠，或云：天子也。【實者倫矣】郭象云：倫、理也。【動則得矣】郭云：不失其所以動。【則任事責矣】郭云：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無爲則俞俞】郭云：俞俞，從容自得之貌。【𩓡萬物而不爲戾】郭云：變而相雜，故曰𩓡，自𩓡耳，非吾師之暴戾。釋文：𩓡、子兮反。【而分守次之】郭象云：理適而不失其分也。【而形名次之】郭云：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而因任次之】

郭云：無所復改。【而原省次之】郭云：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釋文：省、所景反，原除省廢也。【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郭云：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然則膠膠擾擾乎】郭云：自嫌有事。【徵藏史】釋文：徵藏，才浪反，司馬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於是繙十二經】釋文：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意幾乎後言】釋文：意、於其反，司馬云：不平聲也。下同。幾、音機，司馬本作頎，云：頎長也，復言長也。【偈偈乎】釋文：偈偈，居謁反，又巨謁反，或云：用力之貌。【百舍重趼】釋文：百舍，司馬云：百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趼、古顯反，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 侯應琛云：重趼者，足生厚皮也。 【吾服也恆服】 郭象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吾非以服有服】郭云：有爲爲之，則不能恆服。【而容崖然】郭云：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郭云：衝出之貌。【而顙頯然】郭云：高露發美之貌，釋文：頯、去軌反，本又作顯，如字。【而口闞然】郭云：虓豁之貌。【而狀義然】郭云：踶跂自持之貌。【發也機】郭云：趣舍速也。【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郭云：靜而順之。釋文：棅、音柄。司馬云：威權也。

天運

孫月峯曰：文章之妙，如烟如雲。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

孫月峯曰：與上

了不相蒙。孫月峯曰：矯矯奇語，喚起正意。又曰：開門直說，

楊升菴曰：此段是一片文字，有首有尾，有腹有

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

賦格，逐段照應，盡作意爲文也。

孫月峯曰：三節摹寫處，彷彿如賦，蒼勁有古色，儘可玩，第猶是南華常調。

姜鳳阿曰：此一段文字，便以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雖以卒看，而不要細抽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陳明卿曰：一篇鈞天樂記。

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以是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

孫月峯曰：首以芻狗，喻次以舟車，喻繼以桔槔

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衞，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

喻，繼以柤棃喻，又繼以猨狙喻，又繼以西施喻，只此一段，而屈伸起伏，變化無窮，文之妙處。

陳明卿曰：深得時乘六龍之旨。

陳眉公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爲美者，此或以爲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違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且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孫月峯曰：字句俱精簡直而色濃。

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將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孫月峯曰：四語佳，以下大勢亦靜。

孫月峯曰：不如史記。

孫月峯曰：似有致。

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敎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生此一段情景，幻中起幻，情中生情矣。

孫月峯曰：章法明白，有條理，語亦多峭。

王陽明曰：貶剝舜禹，是此老本心，然意見終是大拘僻矣。觀者取其詞，勿滯其意可也。

孫月峯曰：奇峭。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陳眉公曰：親老子此論，則絕聖棄智自可想見矣。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

孫月峯曰：文勢勁快。

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王鳳洲曰：此篇所論帝王之道，貴無爲而賤有爲，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開闔變化，如風雨之卷舒，千態萬狀。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爲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古杭道士曰：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徵，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

猶相反之柤梨，猨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霈澤，長養而熟成之，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歎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爲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音釋】【巫咸祒】釋文：祒、赤遙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殷相也；祒、其名也。【六極】釋文：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商大宰蕩】釋文：大、音泰，司馬云：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釋文：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司馬云：北海山名。【蹍郤守神】郭象云：塞其兌也。釋文：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其聲揮綽】郭云：所謂闡諧。【故若混逐叢生】郭云：混然無係，隨叢而生。【故有焱氏】釋文：焱、必遙反，本亦作炎。【懼故祟】郭云：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釋文：祟、雖遂反。【怠故遁】郭云：迹稍滅也。【惑故愚】釋文：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顏淵問師金曰】釋文：師金，李云：師、魯大師也，金、其名也。【夫芻狗之未陳也】釋文：芻狗，李云：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釋文：盛、音成，下同；李云：衍、笥也，盛狗之物也。【必且數眯焉】釋文：數、音朔，眯、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爲

病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郭云：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覩而多責】郭云：見則僞生，僞生而責多矣。【天門不開矣】釋文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而不能嚌】釋文：嚌、許劫反，合也。【殺其殺】郭云：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釋文：殺其殺，妏所戒反。【殺盜非殺】郭云：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而今乎婦女】郭云：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鮮規之獸】釋文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蟲也，一云：小獸也。【以奸者】釋文：奸、音干，三蒼云：犯也。【人之難說也】釋文：說、始銳反。【風化】司馬云：相傳風氣而化生也。【烏鵲孺魚傅沫】釋文：孺、如喻反，李云：孚乳而生也。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傳，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一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

楊升菴曰：莊子放蕩，文字卻不放蕩，卻甚齊整，敍刻意尙行云云，以起天地之

刻意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敬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敎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

道，聖人之法，紀律森嚴，部伍不亂，到後面一總結把前意一一收拾瑩淨。只此一小段已見莊子筆力有千鈞重。

孫月峯曰：五比章法亦可，字句卻俱是信手拈來，殊未洗鍊。

楊升菴曰：說眞談玄，此其根宗與！

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

章楓山曰：此段議論卻大有理，而至末卻歸精之曰，此養神之道也，則此老之自家受用者當不出此矣。

鄒大復曰：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

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管南淏曰：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歷敍古人立志各異。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其爲聖賢者，以其適用也。

故貴夫虛無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流，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死生謀慮，均不爲害；卒歸於養神之宮，而中以柙藏干越之喻；世人何猶昏迷若此？故始於非刻意，而終於能體素。

【音釋】【吹呴】釋文：呴、況於反，字亦作煦。【熊經鳥申】釋文：經，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申如字，郭音信，司馬云：若鳥之嚬呻也。【此道引之士】釋文：道、音導，下同。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干谿越山出名劍，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其名爲同帝】郭象云：同天帝之不爲。

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王陽明曰：冒頭反起二柱，而歸還於恬智交養。

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發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發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也。

孫月峯曰：亦是大同小異之論，與天運篇老聃告子貢意同。

陳眉公曰：逮德而下，說德之下衰，不一而足。而從頭說來，至唐虞之際，始爲大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大旣剝一場。至曰然后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總之疾其有爲也。

王鳳洲曰：俗字學者所最忌，故始終歸之。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楊升菴曰：此篇主意，謂人無絕塵之見，皆沒於俗者也。又慮失之於虛無，故設恬知交養之論，奈何世道交喪，於是有山林之聖人；存身以存道，而又何羨乎軒冕？

孫月峰曰：文似率易，卻宜於俗。

【音釋】【以恬養知】郭象云：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澆淳】釋文：澆、古堯反，本亦作澆，淳、本亦作醇，音純。【則深根寧極而待】侯應琛云：根極，謂性命也。【不以辨飾知】郭云：任其眞知而已。【樂全之謂得志】釋文：樂、音洛，下同。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閒，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陳明卿曰：面目之雖旋若此。

劉梧陽曰：開口先說個仲尼伯夷，埋下面貶剝之根。

楊升菴曰：拘於

，虛則小大之所限，篤於時則從近之所礙，求於數則方術之所制，天下所以不克逍遙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可以語大理。孫月峯曰：絕痛快。又曰：號物句一語，閒得妙。又曰：文氣甚跌宕莊偉。侯晉陽曰：河伯欲大天地而小豪末，此個識見，便自死煞。海若爲說一段道理，何等學問。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洲，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

孫月峯曰：小大得失生死，俱見成字，獨遙掇二字，保生造出便化腐為新。

宗方城曰：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此為大小之至，故有此問矣。

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

侯晉陽曰：此與中斯翰不顯之德同。

陳明卿曰：弗利胡害。

孫月峯曰：條分理析，市明無大無小，以終前意。

孫月峯曰：俗差功趣等字，似亦卽信手拈來，不甚的確。

楊升菴曰：又說貴賤無常之喩，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知而倪貴賤，惡知而倪小大。」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

王守溪曰：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疊重照映，如國師變棋，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脈，首尾貫串，此等神妙，最難著眼。諸家籖籖成閣，臆臆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此老之意，幾不明於千古。

王鳳洲曰：學於平日，係於有物。一開道無貴賤，則於為不為辭受取舍之際，莫知所從，因其宜也。故河伯問而海若答之云云，皆寓言。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

陳明卿曰：積而不可卻者年也，往而不可會者時也。

陳明卿曰：較甚眞切。

孫月峯曰：至此方露出天人字，直究到極處。

孫月峯曰：天機圓活，殆不可捉摸，一矜一羨，意味自長，不然則板。

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諸理齋曰：聖心中原有個至定之天，故匡人之雖直以虛舟飄瓦視之矣。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者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李虹西曰：兩提

孫月峯曰：與篇首河伯海若同意。又曰：形容妙。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

倜知不知，而張口昂頭，極力說破。

又曰：造語工。

孫月峯曰：與上語妙。

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

孫月峯曰：鬬機鋒處，直就原語反折，語簡而味長，妙有興致。又曰：風度勝。

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王鳳洲曰：是篇以秋水命題，首設河伯海若，喻細大精粗之理，總歸自然。次論夔蛇等之相憐，喻人以才智長短爲愧，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能明此理，則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

侯晉陽曰：想從空設，文從幻結；首尾條理，蛛絲不紊，固宇內奇絕文字；喜其理境尤獨眞。

【音釋】【河伯】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向若】釋文：司馬云：若，海神。【尾閭泄之】釋文：尾閭，崔云：海東川名；司馬云：泄海水出外者也。【礨空】釋文：礨、力罪反，崔音壘；空、音孔。礨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塚也。【稊米】釋文：稊、徒兮反，司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也。案郭注：爾雅：稊似稗，稗、音蒲賣反。【證曏今故】郭象云：曏、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郭云：遙、長也。掇、猶短也。【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不出乎害人】郭云：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白公爭而滅】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十六年。【是謂反衍】郭云：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蹇】釋文：崔本蹇作浣，云：猶洽也。【是謂謝施】郭云：隨其分，故所施無常。【反要而語極】郭云：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無以故滅命】郭云：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夔憐蚿】釋文：夔、求龜反，一足獸也。蚿、音賢，又音玄，司馬云：馬蚿蟲也。又云：蚿多足。【跉踔而行】釋文：跉、勅其反，一音初稟反，踔、勅角反，李云：跉踔，行貌。【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釋文：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埳井】釋文：埳、音坎，郭音陷。司馬云：埳井、壞井也。【缺甃】釋文：甃、側救反。李云：如闌，以甎爲之，著井底闌也。【還虷蟹與科斗】釋文：還、音旋，司馬云：顧視也。虷、音寒，井中赤蟲也。科、苦禾反，科

斗，蝦蟆子也。【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釋文：蚊、音文，蚷、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一本作蠸。徐市軫反。【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釋文：跐、音此，郭時紫反；廣雅云：蹋也，蹈也，履也。司馬云：涸也，大皇音泰。【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釋文：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爲餘子。邯鄲，趙國都也。【其名鵷鶵】釋文：鵷、於袁反，鶵、仕俱反；李云：鵷鶵、鸞鳳之屬也。

孫月峯曰：起甚勁發。

又曰：入奚字法亦奇肆。

又曰：語雖不甚琢鍊，縱橫有趣。

陳明卿曰：生於憂，死於憂，惟以憂生，故以憂死。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

陳明卿曰：無爲甚活。

楊升菴曰：從首至此，一片文字，往復曲折，勦抉無爲之妙。

陳明卿曰：此達生常語，施於要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

子，毋乃太甚。又曰：詶詁之言，以令人作死語，故死者生之也。

楊升菴曰：斯皆先有至情，然後以至情遣之，若言人本無情，則彼有情者何稱焉。

朱大復曰：此與老子天下大患爲吾有身，自吾無身，復有何患

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

上，提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直謂莊子有生死欲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陳明卿曰：髑髏語眞辯士。

陳止齋曰：借顏回以譏當時遊說之士，而扼腕太息處，卻有多少意味也。陳明卿曰：金丹之毒，亦能殺人。

孫月峯曰：喻甚佳，語有勢，亦有意致。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而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

朱大復曰：未嘗死，未嘗生者，各以所遇爲樂，果養乎，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也。種有幾胥變化，種若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爲䍃，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孫月峯曰：列子亦有此章，彼宏

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䍃；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肆，此精潔妙處全在文法變化。最若最驗最勁。蔡虛齋曰：反入於機，言萬物化而爲有，復歸於無也。機者，造化之機械也。易曰：帝出乎震，帝之出入萬物，則隨帝以出入也。即此出入字。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楊升菴曰：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爲而存，將個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機，總順其自然者而已。

孫月峯曰：題以至樂名，中閒多言死字，似以死爲樂也。

陳明卿曰：神奇臭腐，死生無端，勸養之情，總歸於機。

【音釋】【芒乎芴乎】釋文：芒，李音荒，又呼晃反，下同。芴，音忽，下同。【萬物職職】釋文：司馬云：職職，猶祝祝也。李云：繁殖貌。爾雅：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別。【巨室】釋文：巨，大也。司馬云：以天地爲室也。【支離叔與滑介叔】釋文：滑，音骨。崔本作潰。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觀於冥伯之丘】釋文：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釋文：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反，徐許堯反，李呼交反，司馬云：白骨貌。又：枯形也。撽，苦弔反，又古的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捶，馬杖也。【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釋文：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

孫月峯曰：起四句意精而語峭。

發侯也。奚居、一名雞䴅，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云：形似鳳凰。御、音訝；觴、音傷，司馬云：飲之於廟中也。【而福持】郭云：性常得，故謂持。【道從】釋文：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本或作徒。【攓蓬】釋文：攓、居輦反，徐紀偃反，又起虔反，司馬云：拔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釋文：若果，一本作汝果，元嘉本作汝過。養、司馬本作恙，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予過。歡乎，司馬本作嚾，云：呼聲，謂生也。【則爲蠿蠙之衣】釋文：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按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蠿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釋文：陵屯，司馬云：阜也。舄、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溼變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釋文：司馬云：鬱棲，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舄之中，則化爲烏足也。李云：鬱棲，糞壤，言陵舄在糞化爲烏足也。【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釋文：乾、音干。沫、音末，李云：沫，口中汁也。斯彌、蟲也。食、如字，司馬本作蝕。醯、許兮反，李音海，司馬云：蝕醯若酒上蠛蠓也。輅、音路，一音洛。軦、音況，徐李休往反，司馬云：頤輅、黃軦，皆蟲名。李云：九、宜爲久，久、老也。猷、蟲名也。瞀、莫豆反，又亡角反。芮、如銳反。蠸、音權，郭音歡，司馬云：亦蟲名也。【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釋文：比、毗志反。箰、息尹反，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

侯晉陽曰：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王鳳洲曰：莊子謂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如周公遺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明，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地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

王守溪曰：形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獨舉其一，而曰是色而已，文法甚奇。孫月峯曰：夫則彼將夫若是等，虛閒若無要緊，然調之轉折逍閒全在阿堵上。陳明卿曰：不忽於人，是爲開天。孫月峯曰：是小文字，然卻工妙，章法字法俱精。陳明卿曰：停蓄可味。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誤）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什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

孫月峯曰：合覆卻承上妙。陳明卿曰：性便是性。

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

陳明卿曰：即視履其旋之旨。

陳明卿曰：玄端說彘奇絕。

陳明卿曰：冷語妙。

孫月峯曰：腞楯聚僂，總只是華美殯斂之具。

孫月峯曰：入事有次第。

殺而食之。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又曰：章法錯綜有色態。

孫月峯曰：形容次第，好意態躍如。

「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陸明卿曰：甚矣！利欲之惑人也，公朝之迷人也，齋七日而後無之邪！

王鳳洲曰：然後成見鐻加，然後

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閑字今人則忌，古人文字大都如此，懶散卻近自然。孫月峯曰：簡有致。

侯晉陽曰：東方朔答難，揚雄解嘲，韓愈進學解，純是祖此文字，而何法應略相似。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何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

孫月峯曰：波瀾處全在此一段。

楊升菴曰：此處只欲如上養鳥一喻，卻添載鼷以車馬句，與樂鴳句並收，便覺精采，是進一步位。

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奚能無驚乎哉？」

王鳳洲曰：此篇以達生爲主，中間反覆雜喩，所論存神養氣之道，最爲雋永。

徐太生曰：層層疊起，吾怖其河漢而無極也。

【音釋】【將處乎不淫之度】郭云：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郭云：冥然與變化日新，【其神無郤】釋文：郤，去逆反。【是故遻物而不慴】釋文：遻，音悟。慴，之涉反，懼也。【不折鏌干】釋文：鏌，音莫，本亦作莫。干，李云：鏌鋣、干將，皆古之利劍名。吳越春秋云：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劍有二狀：一曰干將，一曰鏌鋣。鏌鋣，干將妻名也。【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釋文：痀，於禹反。僂，音縷。蜩，音條，蟬也。掇，丁活反，拾也。【若橛株拘】俟廬琛云：橛株拘，斷樹也。【善遊者數能】郭云：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若乃夫沒人】郭云：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郭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釋文：注，之樹反。李云：擊也。【田開之見周威公】釋文：田開之，李云：開之其名也。周威公，崔本作周威公竈。【吾聞祝腎學生】釋文：祝，之六反。腎，市軫反，本或作賢。學生，司馬云：學生之道也。俟廬琛云：學，養生也。【無入而藏無出而陽】郭云：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柴立其中央】郭云：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公反誒詒爲病】釋文：誒，於代反，郭音熙。詒，吐代反，

郭音怡。司馬云：悧佹貌，李云：詼詒，失魂魄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釋文：司馬云：皇，姓，告敖，字，齊之賢士也。【夫忿滀之氣】釋文：滀，敕六反，李云：忿，滿也。滀，結聚也。【沈有履】釋文：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竈有髻】釋文：髻，音結，徐胡節反，司馬云：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倍阿鮭蠪躍之】釋文：倍，音裴。鮭，本亦作蛙。蠪，音龍。司馬云：倍阿，神名也。鮭蠪，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則泆陽處之】釋文：泆，音逸，司馬云：泆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釋文：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峷，本又作莘，所巾反。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求龜反，司馬云：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司馬云：狀如蛇，兩頭，五采文。【紀渻子爲王養鬬雞】釋文：渻，所景反，紀渻，人姓名也。司馬云：王，齊王也。【孔子觀於呂梁】釋文：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與齊俱入與汨偕出】釋文：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汨，胡忽反，司馬云：涌波也。【梓慶削木爲鐻】釋文：梓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鐻，音據，司馬云：樂器也，似夾鐘。【無公朝】郭云：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滑消】郭云：性外之事去也。【器之所以疑神者】郭云：盡因物成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釋文：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見，賢遍反，下同。莊公，李云：魯莊公也。或云：當是衛莊公。【莊公以爲文弗過也】釋文：司馬云：謂過組繡之文也。【使之鉤百而反】釋文：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圓而驟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工倕旋而蓋規矩】郭云：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釋文：桎，之實反，司馬云：閡也。【子扁

慶子曰】釋文：扁慶子，李云：扁姓，慶子字也。【賓於鄉里】釋文：賓、必刃反。侯應琛云：爲鄉里所擯棄也。
【食之以委蛇】釋文：食音嗣。委於危反，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款啟】釋文：李云：款、空也。啟、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

孫月峯曰：不材得終，自是常論，此卻添出殺不能鳴一段議論，甚新奇有味也。

山木

莊生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王鳳洲曰：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個陷靴搔痒說話，等閒在狐豹身上，發出個靜戒定學問，可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也。

孫月峯曰：規模大槩好，亦有風皮。

楊升菴曰：豁之南越，取其去聲之遠也。去國捐俗，蕩除其胸中也。此便是心源澄澈，祿想都空境界。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

陳明卿曰：此一幅送行圖也。仕路如送行，可以不辱；學問如送行，可以不止。

陳明卿曰：不待三。

俟晉陽曰：既說一大段，卻把此譬喻，是文字首尾起結法。

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

陳明卿曰：善寫隸之法。

孫月峯曰：亦有形容。

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於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

孫月峯曰：頓挫有態。

陳明卿曰：利合，天屬，此兩語大是逼眞。

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

孫月峯曰：勁發有勢。

文曰：收句於拙處見峭，意精深而語工鍊。

陳明卿曰：無聊中敘致殊妙。

孫月峯曰：兩語生造，濃厚耐咀嚼。

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

商素菴曰：此即君子固窮的寓思。

孫月峯曰：險勁。

俠晉陽曰：天人一貫之學。

陳明卿曰：逸爲錯諫濫觴。

孫月峯曰：意狀踴躍，大有境。

「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

陳明卿曰：何嘗毀賤，何嘗搭擊？

楊升菴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此是正當議論，彼沾沾以一得自喜者，俱見不及此也。

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曰：「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吾且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人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楊升菴曰：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不材終，不鳴殺，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超物相去文皮，則建德莫大，不求自至。若虛舟，若賦斂，無心焉耳。至如陳蔡之厄，挾彈之乘，皆處材而未盡善。若林回，若帝舜，則知尊天而不待外物。若大布，若槁枝，則善處貧而非憊。結以行賢而去自賢，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閒，而無眞似者也。

【音釋】　【市南宜僚】釋文：市南宜僚，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爲號也。李云：姓熊，名宜僚。案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　【故有人者累】郭云：有之以爲已私也。　【見有於人者憂】郭云：爲人所役用也。　【則呼張歙之】釋文：張、開也。歙、斂也。　【北宮奢】釋文：北宮奢，李云：衞大夫，居北宮，因以爲號，奢其名也。　【上下之縣】釋文：縣、音玄。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高下。　【王子慶忌】釋文：李云：王族也；慶忌，周大夫也。　【一之閒無敢設也】郭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從其強梁】郭云：順乎衆也。釋文：強梁，多力也。　【隨其曲傅】郭云：無所係也。　釋文：傅、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已者隨之也。或本作傳，張戀反。　【而況有大塗者乎】郭云：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　【大公任】釋文：大、音泰，任、如字。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　【翂翂翐翐】釋文：翂、音粉，翐、音秩。司馬云：翂翂翐翐，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李云：羽翼聲。　【迫脅

而棲】釋文：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辟害之至也。【道流而不行】郭云：昧然而自行耳。【食杼栗】釋文：杼、食汝反，又音序。【子桑雽】釋文：雽、音戶，本又作雩。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假人】釋文：假、古雅反，李云：國名。【林回】釋文：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之姓名。【爲其布與】郭云：布、謂匹帛也。釋文：布、謂財貨也。【弟子無挹於前】釋文：挹、音揖，李云：無所執持也。【眞泠禹曰】釋文：眞、司馬本作直，泠、音零，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眞道曉語禹也。泠、或爲命，又作令；命、猶敎也。【形莫若緣情莫若率】郭云：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緣則不離率則不勞】郭云：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釋文：緳、賢節反，又苦結反，司馬云：帶也。係履，李云：履穿故係。過、古禾反。魏王，司馬云：惠王也。【不能眄睨也】釋文：眄、莫練反，舊莫顯反，本或作睥，普計反。睨、音詣，李云：邪視也。【而歌猋氏之風】釋文：猋、必遙反，古之無爲帝王也。【無受天損易】郭云：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郭云：物之儻來，不可禁禦。【鷾鴯】釋文：鷾、音意，鴯、音而，或云：鷾鴯，燕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釋文：雕、本亦作彫，司馬云：彫陵，陵名。樊、藩也，謂遊栗園藩籬之內也。樊、或作埜；埜、古野字。【虞人逐而誶之】郭云：誶、問之也。釋文：誶、本又作訊，音信，問也。司馬云：以周爲盜栗也。【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不庭，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藺且】釋文：藺、力信反，一本作簡，且、子餘反。司馬云：藺且，莊子弟子。【陽子之宋】釋文：陽子，司馬云：楊朱也。

田子方

孫月峯曰：三句三而字錯爲勢，是鍊法，後二句更陗。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爲我累耳！

孫月峯曰：兩耳字連用，亦是法。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徐太生曰：可以觀道矣。

孫月峯曰：此是以行路喻。

孫月峯曰：此答意若於前問不相蒙。

孫月峯曰：雖知命不能遂計其

之客也，必入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未來，且只如此云云。

陳明卿曰：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眞也。汝把吾之舊說盡忘之，則無得之得，卽爲眞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王鳳洲曰：此是字卽指物之初。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

孫月峯曰：亦小有致，然終未精。

孫月峯曰：有風度。

孫月峯曰：媠語。

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皆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

陳明卿曰：極尋孔處偏隱。

孫月峯曰：點注意態好。

又曰：連下六釣字，語勢甚奇峭。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於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

又曰：因欲字，排宕亦有波節，在莊文覺不甚渾勁。

孫月峯曰：又下三句注似絜疑原是注語。

侯賀陽曰：既說文王一場事了，而卻以孔顏問答作個判案，冷冷中有無限意思。

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頫，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

陳眉公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更奇崛。

孫月峯曰：南華常語。

陳眉公曰：篇中每說眞人，而謂其可以經出入，以充滿天地，與人而已愈有與，前所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者，旨同。

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靑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忘乎我；在我邪，忘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孫月峯曰：收卻有致。

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孫月峯曰：散而密，淡而腴，章法絕工妙。

王丹麓曰：此篇語極精究，與大宗師德充符出入同致。

【音釋】【田子方】釋文：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無擇。【數稱谿工】釋文：數，娑角反，下同。李云：谿工，賢人也。【人貌而天】郭云：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眞】郭云：虛而順物，故眞不失。【眞土梗耳】郭云：非眞物也。釋文：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溫伯雪子】釋文：李云：南國賢人也。【無器而民滔乎前】釋文：滔，吐刀反，謂無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也。【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而乾愁】釋文：乾，本或作干。愁，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嘗爲女議乎其將】郭云：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侯應琛云：將者且然，未必之辭，謙詞也。

陳古白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擬議之煩，性靈之障也。莊子卻

【其猶醯雞與】郭云：醯雞者，甕中之蠛蠓。【殆筆】釋文：殆、本或作訑，食紙反。【儃儃然不趨】釋文：儃、吐但反，徐音但。李云：舒閒之貌。【則解衣般礴臝】釋文：礴、傍各反，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臝、力果反，司馬云：將猶故解衣見形。【文王觀於臧】釋文：李云：臧、地名也。【而其釣莫釣】郭云：聊以卒歲。【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郭云：竟無所求。【常釣也】郭云：不以得失經意。【而偏朱蹄】釋文：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則列士壞植散羣】釋文：植、音值，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發徒衆也。【長官者不成德】釋文：司馬云：不利功名也。【斔斛】釋文：斔、音庾，李云：六斛四斗曰斔。【引之盈貫】郭云：盈貫，謂溢鏑也。【發之適矢復沓】郭云：矢、去也，箭適去復歃沓也。【方矢復寓】郭云：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猶象人也】郭云：不動之至。【揮斥八極】郭云：揮斥，猶縱放也。【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郭云：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楚王與凡君坐】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周公之後也。【凡亡者三】郭云：言有三亡徵也。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

見世人之紛紛焉議道，故發此一篇議論，以悲夫滯言詮，落疑障，而終身迷頭不知回顧者也。

孫月峯曰：布置點注處，小有慮致。

朱大復曰：大抵此種不言的學問，要人直下領悟；擬議即差，商確即乖，又更說透天機，談盡玄妙，自耳眼入者，終無受用。

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艱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

孫月峯曰：妙設論也，政是文章家妙訣。

陳眉公曰：有此天地，則有此化工，而總歸之乎不言而已。彼以擬議而晦天地之精，化四時之序，睽萬物之宜，此獨何哉！

孫月峯曰：撰語工。

朱大復曰：看此數象，則兩人之

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沈，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儘爲相投以合，而均出於無心者矣。

孫月峯曰：虛奇。

宋大復曰：精逼太極。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

唐荆川曰：此言道之應物，物之資道，博非知，辨非慧，聖人亦斷之。益非益，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淵巍巍，其知其紀；有逕有量，非道之內；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求道，得其所在矣。

陳眉公曰：壽夭雖分，相去幾何？堯桀雖判，是非何別？強生意見，則非反宗歸極識矣。所以至人獨超乎與識之外也。

孫月峯曰：既有帝，則不得不降而王。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閒；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値，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淸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

陳眉公曰：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務，則不至，倏然不覺，乃至也。明見無値，闇至乃値。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也。

又曰：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無知而形生，瓦甓無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爲道，則道無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

王守溪曰：周徧咸三者，是言異而理一之驗。寥已言能無爲而淡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贊其至寂之詞也。

朱大復曰：說理處，盡超入三昧。

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於是泰淸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

王鳳洲曰：此段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重重掃滌，到個不知地位，而後始爲究竟。

楊升菴曰：達觀之神。

鄒大復曰：大抵性體眞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

「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

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於於空到，妙哉妙哉！

楊升菴曰：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此何等境界哉！即夫子平日所謂憤悱者歟？

朱大復曰：此個已矣未應，眞是好。絕了思慮，絕了言說，一直造到未有天地之先。

從至此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冉有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孫月峯曰：生句。

又曰：風度飄逸。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蟄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楊升庵曰：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故貴於無中；言天下一氣，道在瓦甓，總是一意。悟此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

天地哉？但必欲到出名目，頗覺煩耳！

【音釋】【登狐闋之上】釋文：闋、苦穴反，李云：狐闋，丘名。【而睹狂屈焉】釋文：屈、求勿反，李云：狂屈，佯溴似人而非也。【是天地之委形也】釋文：司馬云：委、積也。【天地之彊陽氣也】郭云：彊陽，猶運動耳，【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郭云：各取於身而足。【直且爲人】郭云：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將反於宗】郭云：不逐末也。【生者喑醷物也】釋文：喑、音蔭，郭音闇，李音飲，醷、於界反，郭於感反，李音意。李郭皆云：喑醷，聚氣貌。【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郭云：調偶和合之謂也。【油然漻然】釋文：漻、音流。【解其天弢墮其天袠】俟廬琛云：韜弓曰弢，韜衣曰袠，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弢袠者然。釋文：弢、敕刀反。墮、許規反袠陳乙反。【紛乎宛乎】郭云：變化絪緼。【不形之形形之不形】郭云：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東郭子】釋文：李云：居東郭也。【期而後可】郭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釋文：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也。履、踐也。夫市魁履豕，履其股腳豨難肥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俟廬琛云：必、期必也，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寥已吾志】郭云：寥然空虛。【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郭云：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游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釋文：馮、皮冰反。【物物者與物無際】郭云：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故冥也。【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郭云：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眞所謂際者也。【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釋文：婀、於河反，荷、音河，本或作苛。老龍吉，李云：懷道人

也。【奓戶而入】釋文：奓，處野反，又音奢。司馬云：開也。【嗅然】釋文：嗅，音劓，又乎邈反。李云：放杖聲也。【慢訑】釋文：訑，徒旦反，郭音但。【弇弔堈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釋文：弇，音奄。堈，音剛。李云：弇堈，體道人，弔其名。繫焉，謂爲物所歸投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郭云：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中而歎曰】釋文：中，崔本作仰。【窅然】釋文：窅，烏了反。【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郭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神者先受之】郭云：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郭云：恩求更致不了。【不以生生死】郭云：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郭云：死者亦獨化而生耳。【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郭云：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郭云：以心使形。【安化安不化】郭云：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必與之莫多】郭云：不將不迎，則足而止。【故以是非相韲也】釋文：韲，子兮反，和也。【世人直爲物逆旅耳】郭云：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郭云：皆自得也。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

王鳳洲曰：春秋正論。

王守溪曰：持此爲論，亦出於正，但石隱之士，則執見自不如此也。

唐荊川曰：獸不可脫於山，魚不可脫於水，神龍失勢，與蚯蚓同，故所託以完身者，不樂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也。

侯晉陽曰：器小者著眼，鍊語最工。

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

侯晉陽曰：求則得之。

孫月峯曰：意奇語新。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與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俟晉陽曰：入門一拗捧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邪？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蔓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摘其病源而痛惜之。

王陽明曰：內韄外韄之語，總是求道不得其交，或欲制之於外，

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則又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

或欲制之於內，均無可下手處。

唐荆川曰：南榮趎此問，亦頗殺於悟境矣。所以下老子點化之云云。

徐太生曰：老子此段，即自道德經中再翻出來，彼係兩句，此單句，更暢快有勢。

孫月峯曰：此處語太方，不若老子任意出之也。

朱大復曰：玩此及下節意思，老

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衞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衞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子似有引而不發者在。

陶石簣曰：自此至末，皆隨筆注記，妙契即出。每章一意，皆精微杳眇之語。

孫月峯曰：簡。

孫月峯曰：三持字連用，甚緊峭。

又曰：生處見奧。

朱大復曰：兵莫憯於志以下，是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須恐之心，甚能自成祖席之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閒，干戈生焉。懲忿窒欲，持志養心之功不可緩矣。

唐荆川曰：發出知道的人渾渾無心，可謂曲盡之矣。

孫月峯曰：連用四有字，亦是法。

宗方城曰：此段之旨，前篇皆已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

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生死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

道過，此復言者，欲舉而歸之一宗耳。故以公族之喻結之，公族，楚姓也，而周楚人也。

孫月峯曰：有好勢，拋擲頓挫，音節鏗然，精潔而又縱逸。

又曰：絕精妙，最質而最腴。

王守溪曰：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

侯晉陽曰：蹍市人數句，與孟子

闕弓而射解同。

朱大復曰：此章論性。

孫月峯曰：名理雋句。

又曰：人心之天，猶曰賦生而況以天理飾人欲邪？上乎字作夫字看卽是。

蘇紫溪曰：能字小巧。

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爲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楊升菴曰：庚桑子之于老子，具體而微；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故老子揣其病源而鍼痛之，次論泰宇靈臺心學也，券內券外，志憯鏌鎁，便學者知輕重也。無有生死，前後一體，寢廟偃側，貴賤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敍富貴欲惡之勃心繆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臘具膍胲，羿工中微，此皆解執滯而造乎不爲不怒，如是則定于一，而應無方矣。

孫月峯曰：崖徑分明，似近代文字，摛詞極工。

【音釋】【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釋文：司馬云：役、學徒弟子也。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桑。【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郭云：擁腫，朴也。鞅掌，自得。釋文：腫、本作踵。鞅、於丈反。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

意。向云：二句朴槊之謂。司馬云：昔藏貌也。【畏壘大壤】釋文：壤、而掌反，本又作穰。廣雅云：豐也。【吾洒然異之】釋文：洒、素殄反，又悉禮反，崔李云：驚貌。【我其杓之人邪】郭云：不欲爲物標杓。釋文：杓、郭音的。【而鯢鰌爲之制】釋文：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擅之也，鯢鰌專制於小溝也。【而孽狐爲之祥】釋文：孽、魚竭反。李云：祥、恠也，狐狸穿爲妖孽。王云：野狐依之作妖祥也。崔云：蠱狐以小丘爲善也；祥、善也。【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釋文：函、音含，李云：獸大如車也。一云：大容車。介、音戒，廣雅云：獨也，一本作分，謂分散也。【碭而失水】釋文：碭、徒浪反，謂碭溢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日中穴阫】釋文：阫、普回反，向音裴，云：阫牆也，言無所畏忌。【南榮趎】釋文：趎、昌于反，李云：庚桑弟子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南榮疇，或作儔，或作燾。淮南作南榮幬。【全女形】郭云：守其分也。【抱女生】郭云：無攪乎其生之外也。【形之與形亦辟矣】釋文：辟、婢亦反，開也。【趎勉聞道達耳矣】釋文：崔向云：勉、勉強也。達耳，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奔蜂不能化藿蠋】釋文：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蠋、音蜀，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越雞】釋文：司馬向云：小雞也，或云荊雞也。【魯雞】釋文：向云：大雞也，今蜀雞也。【若規規】釋文：規規，李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釋文：揭、其列其謁二反。竿、音干。求諸海，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女亡人，崔云：喪亡性情之人也。【鬱鬱乎】釋文：鬱鬱，崔云：執滯貌。【津津乎】釋文：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云惡貌。【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釋文：韄、音獲，又音護，李云：縛也。向音霍，崔云：恢廓也。捉、崔作促，云迫促也。揵、郭其輦反，徐其偃反，關也。向云：閉也。繆、莫侯反，又音穆，結也。

崔向云：綢繆也。【能止乎】郭云：止於分也。【能已乎】郭云：無追故迹。【能翛然乎】郭云：無停迹也。釋文：翛、音蕭，徐始六反，又音育，崔本作隨，云順也。【能侗然乎】郭云：無節礙也。 釋文：侗、大董反，又音慟，向敕動反，云直而無累之謂。三蒼云：愨直貌。字林云：大也。【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郭云：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釋文：嘷、戶羔反，本又作號。嗌、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噎也。一本作而不噫，案如李說有不字。嗄、於邁反，司馬云：楚人謂啼極無聲為嗄，崔本作喝，云啞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郭云：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釋文：掜、五禮反，向音藝，崔云寄也。共如字，崔云：壹也。【宇泰定者】釋文：王云：宇、器宇也，謂器宇閒泰，則靜定也。【備物以將形】郭云：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釋文：備、具也。將、順也。【藏不虞以生心】郭云：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業入而不舍】郭云：事不居其分內。【每更為失】郭云：發由己誠，乃為得也。【券內者行乎無名】郭云：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外者志乎期費】郭云：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為物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郭云：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為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郭云：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郭云：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其分也以備】郭云：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其有以備】郭云：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郭云：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出而得是謂得死】郭云：不出而無得，乃得生。【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郭云：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出無本】郭云：歘然有生，非有本。【入無竅】郭云：欻然自死，非有根。【是以分已】郭云：雖欲均之，

然已分矣。【以死爲尻】釋文：尻、苦羔反。【有生黬也】郭云：直聚氣也。釋文：黬、司馬云：烏簟反，謂黶有疵也。李烏感反，字林云：釜底黑也。【披然曰移是】郭云：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釋文：或云黬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臘者之有膍胲】釋文：膍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本或作肶，音毗，犢也。胲、古來反，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案臘者大祭，備物而殽有膍胲。【又適其偃焉】郭云：偃、謂屏廁。【爲是舉移是】郭云：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寢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因以己爲質】郭云：質、主也，物各謂己是，是以爲是非之主。【因以死償節】釋文：廣雅云：償、報也，復也。案謂殺身以成名，節成而身死，故曰以死償節。【移是今之人也】郭云：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郭云：稱己脫誤以謝之。釋文：蹍、女展反，司馬云：蹈也。驁、五報反，廣雅云：妄也。【至禮有不人】郭云：不人者，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至信辟金】郭云：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動無非我之謂是】郭云：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郭云：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則順。【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郭云：工於天，即俍於人矣；全人則聖人也。釋文：俍、音良，崔云：良工也。【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侯應琛云：唯蟲能各全其天之性，唯蟲能各遂其自有之天，人亦蟲之類也。夫惟全人則雖同乎天而不欲以天自名，是以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名，吾且惡之，而況我自別其天乎人乎？【介者拸畫外非譽也】郭云：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拸而棄之。【胥靡登

高而不懼遺死生也】郭云：無賴於生，故不畏死。釋文：胥靡，司馬云：刑徒之人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郭云：不識人之所惜。釋文：謵、音習，慴也，夫人慴習者，皆所至惜；今既退復人之所習，而不還歸以餽遺之，故曰忘人。

孫月峯曰：開語峭。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

孫月峯曰：縱橫卻如此點注，正見筆端奇肆也。

陳明卿曰：可爲諫法。孫月峯曰：鋪語工，更有潑色。

王鳳洲曰：此正聳以國事，正應上社稷之福言。

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

侯晉陽曰：不自許句法韻。

孫月峯曰：峭語。

又曰：文氣亦緊峭。

陳明卿曰：成己成物解。

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

陳明卿曰：亦頗有致，然太清空。

陳明卿曰：太說破。

孫月峯曰：字多新峭。

侯晉陽曰：章法變換，操縱如神，古今希有文字。

王守溪曰：不物

「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

於易，即不易於物，句法倒用。

孫月峯曰：意奇語峭。

宗子相曰：弟子固難，魯遽尤難，惠子之強辨相去遠矣。故舉其難及者，戲之也。

陳明卿曰：同氣同聲。

王鳳洲曰：此皆假設，淮南呂覽，皆以為實然。

孫月峯曰：南華本難解，此復是隱語，然文字特奇峭，甚最耐深玩。

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

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孫月峯曰：寫字奇，鍊語精。

陳明卿曰：峭語。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

陳明卿曰：小才殺軀。

孫月峯曰：我必曰，語奇峭，益下四語而縱逸。又曰：模收有餘。

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

又曰：有喙三尺，四字奇妙；喙不能言，三尺則默。

孫月峯曰：峭語。

袁了凡曰：大人之誠四字，來得奇。

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

孫月峯曰：稍同老子告南榮語。

孫月峯曰：筆勢甚豪勁，而奇意

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吾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

險句時復錯出。

孫月峯曰：快文也，然亦自鍊中來。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乎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

俊晉陽曰：於蟻三句，韻語成文，亦自奇特。

孫月峯曰：此下筆力更覺肆。

袁了凡曰：自鴟目以下，連以五個故字，串言其驗，風日一節，又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

說向親切良迷。

陳明卿曰：守人妙。

孫月峯曰：三箁字，五殆字，逆下。

王鳳洲曰：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

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

楊升菴曰：此篇與庚桑楚氣局相似，總是欲人灰心槁形，求諸守心

之神，而去其害吾者。篇中多隱語，妙不容解。

【音釋】【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徐無鬼，緡山人，魏之隱士也。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武侯名擊，文侯之子。【擥好惡】釋文：擥、苦田反，又口閑反，爾雅云：固也。崔云：引去也。司馬云：牽也。【執飽而止是狸德也】釋文：司馬以執字絕句，云放下之能執禽也。狸德，謂貪如狐狸也。【若視日】釋文：司馬云：視日瞻遠也。【若亡其一】釋文：司馬云：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無其身也。【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釋文：卹、音恤，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卹失，皆驚悚若飛也。喪、息浪反，喪其一，言喪其耦也。【則以金板六弢】釋文：板、本亦作版，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讖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釋文：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有罪，見流徙者也。【夫逃空虛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釋文：逃、司馬本作巡。虛空，司馬云：故壞冢處為空虛也。藋、徒弔反。柱、誅矩反，司馬云：塞也。鼪、音生，又音姓。鼬、由救反。逕、本亦作徑，司馬云：徑、道也。踉、司馬本作良，云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謂處空虛之閒也。【食芧栗】釋文：芧、音序，又食汝反。【夫神者不自許也】郭云：物與之耳。釋文：司馬云：許、與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郭云：與物共者和也，物自許者姦也。【凡成美惡器也】郭云：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形固造形】郭云：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成固有伐】郭云：成則顯也。【變固外戰】郭云：失其常然。【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郭云：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郭云：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釋文：錙、側其反，錙壇，壇名。【無藏逆於

得】郭云：得中有適則失耳。【大隗】釋文：隗、五罪反，或云：大隗、神名也。一云：大道也。【予適有瞀病】釋文：瞀、莫豆反，郭音務，李云：風眩貌。司馬云：瞀、謂目明，眩瞀也。【若乘日之車】郭云：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中民之士榮官】釋文：中民，李云：善治民也。【仁義之士貴際】釋文：貴際，謂盟會事。【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郭云：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馳其形性潛之萬物】郭云：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然則儒墨楊秉四】俟應琛云：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或者若魯遽者邪】釋文：遽、音渠，又其據反，李云：魯遽、人姓名也。一云：周初時人。【廢一於堂二句】釋文：廢、置也。【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釋文：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惠施畔道而好辯，猶齊人遊子而愛鍾也。【未始離於岑】郭云：岑、岸也。【上且鉤乎君】釋文：鉤、反也。【上忘而下畔】釋文：言在上不自高，於下無背者也。【搏捷矢】郭云：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釋文：相、息亮反，司馬云：佐王獵者也。【而師董梧】釋文：董梧，有道者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釋文：田禾，齊君也，尊德，故國人賀之。【古之人乎於此言已】郭云：古之言者必於會同。【市南宜僚弄丸 至 郢人投兵】郭云：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九方歅】釋文：歅、音因，又音煙，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皋。【而牂生於奧】釋文：牂、子郎反，爾雅云：牝羊也。奧、西南隅地也，一曰豕牢也。【而鶉生於宎】釋文：宎、又作窔，烏弔反，徐烏了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郭云：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且假夫禽貪者器】郭云：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釋文：司馬云：貪之貪者，殺害無極；仁義貪者，傷害無窮。【猶一覕也】釋文：覕、蒲結反，司馬云：暫見貌。【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釋文：暖、吁爰反，又吁晚反，柔貌。姝、昌朱反，妖貌。濡、音儒，又音如，安也；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音權，婁、音縷；卷婁，猶拘攣也。【舜舉乎童土之地】釋文：向云：童土地，無草木也。【不比則不利也】郭云：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釋文：司馬云：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說云：眞人無羶，故不致蟻，是蟻棄知也；共處相忘之大道，無沾濡之德，是魚得計也；羊無羶行而不致蟻，是羊棄意也。【其平也繩】郭云：未能去繩而自平。【其變也循】郭云：未能絕迹而玄會。【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釋文：四者皆藥草名。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爲帝，謂其王相休廢藥各得所用也。【唯種也】釋文：種、章勇反，越大夫名也。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其反也緣功】郭云：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其果也待久】郭云：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爲己寶】郭云：己寶，謂有其知能。【不知問是也】郭云：不知問禍之所由，由於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釋文：蹍、女展反，李云：一足常不往，故能行廣遠也。【大一通之】郭云：道也。【大陰解之】郭云：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大目視之】郭云：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郭云：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郭云：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頡滑有實】釋文：向云：頡滑，謂錯亂也。【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釋文：搉、音角，又可學反，三蒼云：搉、敵也。許慎云：揚搉，粗略法度。王云：搉略，而揚顯之也。

孫月峯曰：章法絕工，峭鍥綜有音。

孫月峯曰：冬字是險字，卻以春字相形，妙。

王鳳洲曰：並立而化，生風而歸，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鎖其同心也。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

孫月峯曰：生峭。

袁了凡曰：粧景描情，卻甚逼眞，此皆莊生傳神語。

王鳳洲曰：冉相氏以下二十五字爲一句，以一不化者也一句包之，此段高簡緻密。

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常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

楊升菴曰：行刺不如戰攻，戰攻不如靜守；靜守不如靜守而計功利，又不如併其功利之心而盡泯之，以求於大道。此一層疊上一層，莊生文法之奇，大都如此。

孫月峯曰：徹首徹尾，鍊淨可玩。又曰：略露譚是南華常套。

楊升菴曰：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

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授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王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

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

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惟於王與觸蠻無辨，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辨也；知所說，則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爲小者益信矣。

孫月峯曰：語意俱鍛鍊精妙，末一語尤險絕。

孫月峯曰：淨鍊，陸沈字奇絕。

孫月峯曰：調法妙。

又曰：語亦生峭。

孫月峯曰：醒語。

孫月峯曰：說世

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情入微，語亦鍊刻。

孫月峯曰：句法奇峭。

孫月峯曰：造語亦多態。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得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衞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

孫月峯曰：文氣勁逸，卻不流，厚若讚若誦，別是一種文字。

孫月峯曰：銘語佳。

孫月峯曰：錬勁。

孫月峯曰：文武下疑闕兩字。

「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殊材，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

孫月峯曰：是號物之數，謂之萬一句注腳。

俟晉陽曰：天地間不外一陰一陽而已，陰盛而陽衰，陽進而陰退，彼此推遷，循環莫有停機；故曰隨序相理；橋運相使，橋所以通人行者，一往一來，無所休息。借一橋字甚奇。

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林獻齋曰：此段大類禪語，故予嘗言南華經中國之佛經也。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楊升菴曰：是篇自則陽王果，稱山樊隱德，以鎭市朝奔競之風，次化世人狥物之失，次涉當時好戰之君，次言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散異同化虛實，必超乎言默之表，而道斯存矣。

【音釋】　【則陽　夷節　王果　公閱休】釋文：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云：姓彭名則陽，周

初人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公閱休，隱士也。【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釋文：擉，初角反，郭音觸，司馬云：刺也。樊，音煩，廣雅云：邊也，司馬云：陰也。以隱居山陰自顯也。【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司馬云：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郭云：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一閒其所施】郭云：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復命搖作】釋文：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是復其命也。【憂乎知　至若之何】郭云：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郭云：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況聖人之無危。釋文：縣，音玄。閒，音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郭云：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而不洫】釋文：洫，音溢，郭許的反，李虛域反，濫也。王云：壞敗也。【門尹登恆為之傅之】釋文：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傅，音附。【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郭云：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之名嬴法得其兩見】郭云：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嬴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容成氏曰】釋文：容成，老子師也。【魏瑩　田侯牟　犀首　衍　季子　華子　惠子　戴晉人】釋文：瑩，郭本作嵤。司馬云：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今若虎牙將軍公孫衍為此官。季子，魏臣。華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王。【猶有嗃也】釋文：嗃，許交反，管聲也。廣雅云：鳴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釋文：劍首，司馬云：謂劍環頭小孔也。映，音血，又呼悅反，司馬云：映然如風過。【舍於蟻丘之漿】釋文：李云：蟻丘，山名。漿，謂賣漿家。【登極者】釋文：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

以窺也。一云：極平頭屋也。【是聖人僕也】釋文：聖人僕，謂懷聖德而隱僕隸也。【自藏於畔】釋文：王云：修田農之業，是隱藏於隴畔。【是陸沈者也】釋文：陸沈，司馬云：當顯而反隱，如無水而沈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予來年變齊】釋文：齊，才細反，司馬云：變更也；謂變更所法也。【以衆為】郭云：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欲惡之孽為性萑葦】郭云：萑葦，害禾稼，欲惡傷正性。【蒹葭始萌以扶吾形】郭云：形扶疏則神氣傷。【柏矩學於老聃】釋文：柏矩，有道之人。【匿為物】郭云：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此則所謂然與然乎】郭云：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釋文：與、音餘；然乎，言未然。【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釋文：弢、吐刀反，太弢，人名；伯常騫，人名；李云：狶韋者，太史官名。【是因是也】郭云：靈即是無道之謚也。【同濫而浴】釋文：濫、浴器也。【史鰌】釋文：鰌、音秋，司馬云：史鰌，史魚也。【搏幣而扶翼】釋文：搏、音博；幣、司馬音徹，云引衣裳自蔽。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何謂丘里之言】釋文：丘里，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古者鄰里井邑，士風不同。【禍福淳淳】郭云：流行反覆。【自殉殊面】釋文：廣雅云：面、向也；謂心各不同而自殉焉。【比於大澤百材皆度】郭云：無棄材也。釋文：澤本亦作宅；度、居也，雖別區異所大澤為居。【觀乎大山木石同壇】釋文：雖木石異端，同以大山為壇。【惡起】釋文：惡、音烏。【季眞之莫為接子之或使】郭云：季眞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釋文：季眞接子，李云：二賢人。【未生不可忌】郭云：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郭云：忽然自死，我不能違。

孫月峯曰：兩語若肆筆出之，然以覩前後自增色。

孫月峯曰：更精，絕以險陡妙。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郭云：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又曰：敍句工。

陳明卿曰：任氏釣魚以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陳明卿曰：文思雄傑，遂演出太史公一派。

孫月峯曰：意在言外。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

又曰：儒以二字，卻入第三句妙。

王鳳洲曰：小人之儒，賚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孫月峯曰：絕精陗。

又曰：險勁。

又曰：句法陗勁。

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罔，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

孫月峯曰：能不能擇閩句醒。

又曰：有波。

又曰：冷語頓收。

孫月峯曰：句法大約生峭有態。

孫月峯曰：卽牛山之木兩節意。

陳明卿曰：補過不如補病。

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

孫月峯曰：語峭而意遠。

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楊升菴曰：是篇以外物命題，總見不可外求意。中言輸魚垂釣，老萊白龜，反覆言恃知不若亡知。至末荃蹄之論，言以物還之物而已，行文無一字不生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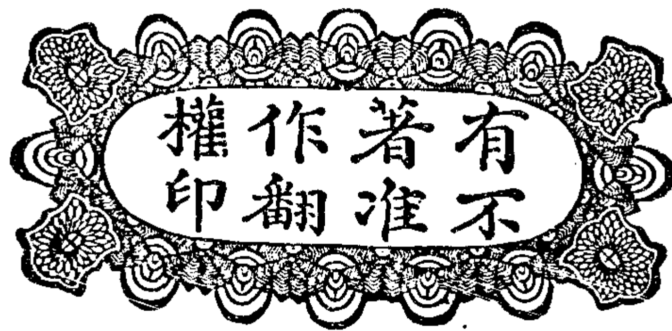
【音釋】【而化為碧】釋文：呂氏春秋云：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故孝己憂而曾參悲】釋文：李云：孝己，殷高宗之太子。曾參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絕糧而後蘇。【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釋文：兩陷，司馬云：兩，

謂心與膽也；陷、破也。畏雷霆，甚言心膽破陷也。【螴蜳不能成】釋文：螴、郭音陳；蜳、郭音惇。司馬云：螴蜳，讀曰沖融，言怖畏之氣，沖融兩溢，不安定也。【慰暋沈屯】釋文：暋、武巾反，李音昏，又音泯。慰、鬱也；暋、悶也。司馬云：沈、深也；屯、難也。【眾人焚和】郭云：眾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郭云：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釋文：僓、郭云：順也。【監河侯】釋文：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巨緇】釋文：司馬云：大黑綸也。【五十犗】釋文：犗、郭古邁反，云犍牛也；徐音界；說文云：騬也；司馬云：犍牛也。【錎沒而下】　釋文：錎、音陷，字林：猶陷字也。【守鯢鮒】釋文：李云：鯢鮒，皆小魚也。【擪其顪】釋文：擪、乃協反，郭於琰反，字林云：擪、一指按也。顪、本亦作㖄，許穢反，司馬云：頤下毛也。【老萊子】釋文：楚人也。【修上而趨下】郭云：長上而促下也。　釋文：趨、音促，李云：趨下，下短也。【末僂而後耳】釋文：末、謂背膂也；後耳，司馬云：耳卻後。【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郭云：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郭云：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郭云：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郭云：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釋文：反、逆於理；動、矜於是也。【其載焉終矜爾】郭云：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君】釋文：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案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釋文：阿門，司馬云：阿、曲屋檐也。【余且】釋文：余、音預，且、子餘反，姓余名且也。【而畏鵜鶘】釋文：鵜鶘、水鳥也。【嬰兒生無石師】　釋文：石師；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釋文：墊、丁念反，司馬崔云：下也，本又作塹，七念反，掘也；致、至也，本又作至。【夫孰能不波】釋文：波、高下貌。【彼教不學】郭云：

數因彼往，故非學也。【承意不彼】郭云：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至其我。【物之有知者恃息】郭云：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其不殷非天之罪】郭云：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胞有重閬】郭云：閬、空曠也。釋文：胞、腹中胎。重、直龍反。閬、音浪。【心有天遊】郭云：遊、不係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釋文：谿、音奚，司馬云：勃谿，反戾也；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鬬爭也。【則六鑿相攘】釋文：司馬云：謂六情攘奪。【名溢乎暴】郭云：夫禁暴則名美於德。【謀稽乎誸】郭云：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柴生乎守】郭云：柴、塞也。【眥㴸可以休老】郭云：非不老也；案老子道德經：五色令人目盲，眥㴸與此眥㴸同。【聖人之所以駴天下】釋文：駴、戶楷反，王云：謂改百姓之視聽也。【筌者所以在魚】釋文：筌、七全反，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蹄者所以在兔】釋文：蹄、大兮反。兔、罥也。又云：兔、弶也，係其腳，故云蹄也。

莊子精華終

民國廿六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二月四版



中國文學精華
莊子精華（全一冊）

◎實價國幣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一二五四）

註冊商標



(30)
11254)
.80